



编者按

第五届中国小小说金麻雀奖日前揭晓,我市女作家红酒榜上有名。红酒近年致力于小小说创作,出版有小小说集《花戏楼》。她崇尚经典,作品重在写人,性格刻画生动,耐人寻味。她的这一组以相思古镇为背景的小小说,其人物塑造可谓神兼备,呼之欲出,通过人物和故事的描写叙述所透露出来的生活姿态,给人以爱憎分明之感,多有可圈可点之处。

凡人故事

神鞭薛轶事

□庄学

薛峰在街市一端开了一个小门店。门店不大,八九平方米的样子,店里只卖两样东西,陀螺、鞭子。陀螺有大有小,大的直径50厘米,抱着才能搬走;小的直径只有一两厘米,用俩手指就可以拈走。鞭子也是有粗有细,长短各异,一个系列的。

别看薛峰个头不高,身子骨却结实,眼睛常年眯缝着,好像永远欠瞌睡,没有精气神。他坐在门店里面一声不吭,小小的门店也就静悄悄的。

薛峰经营这些玩意儿,自然是把这些玩意儿玩得滴溜转。当薛峰举起鞭子,面对旋转的陀螺,他的眼睛就睁开了,周身充气似的舒展开来。只见他握紧皮鞭,抬手,鞭梢蛇样地在空中画出一条柔美的曲线,猛然发出一声清脆的炸响,看热闹的人都浑身一激灵。当然,这不算奇,奇的是薛峰有一杆与众不同的鞭子,鞭身是一米多长粗麻绳般的铁链子,常人是抡不动的。只见薛峰稍稍用力,铁链鞭子便离了地,再一使劲,鞭子如长龙入云般地飞舞起来,没等周围的人看明白薛峰身子是如何拧过来的,电闪雷鸣般的响声便在街市上空滚过,满街的行人也都伸长了脖子往这边看。

薛峰还有绝招。一次,薛峰的发小三儿到他的店里,看到薛峰在撵打屋里的苍蝇,他手里拿的不是苍蝇拍,而是一杆纳鞋绳粗细的迷你鞭子。只见他轻轻一甩,一道影子掠过,空中的苍蝇便悄无声息地落了地。经过三儿出去一通海吹,薛峰就落下了一个“神鞭薛”的雅号,“薛峰”二字再无人提起。

这一下,街道上的人都知道神鞭薛的本事,社区居委会举办个什么活动,也拉神鞭薛去助助威。

一次,社区组织新春联欢会,会场就在牡丹广场。那天,广场上人山人海,一阵锣鼓齐鸣,待红男绿女腰鼓、旱船耍过,传统戏曲、流行歌曲唱罢,神鞭薛上场了。只见一汉子抱起50厘米直径的大陀螺放到场子中间,用粉笔在水泥地上画了许多曲里拐弯的图案,神鞭薛手持皮鞭子,只用脚背一搓,大陀螺就颤巍巍地转起来,鞭子一抽,大陀螺滴溜溜地转得风生水起,随着神鞭薛手中的鞭子,说走直线就走直线,说走S形就走S形,沿着事先画好的几何图形走了个遍,引得观众阵阵叫好。

神鞭薛在这条街道成了响当当的人物。

当然,说神鞭薛“响当当”是因为后面发生的两件事。一次社区组织活动,神鞭薛正在场上表演,突



仁伟 绘

然见他的鞭子甩向了人群,待鞭子落下去了人们才反应过来,呼啦啦地闪开,只见一个人呆立着,手还在伸着,有似红非红的道道在手上慢慢显现出来,他手上的钱包“啪”一声掉在了地上。这时,旁边有女人惊叫:我的钱包!

另一件事的目击证人只有一个,传出来的话更神了。据说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夏夜,神鞭薛喝了酒回家,经过一条黑暗的小巷时,发现几个男人正在欺负一个女人。那几个男人根本没把矮小的神鞭薛放在眼里,可是没等他们展开拳脚,只见神鞭薛手一扬,几个男人便转着圈“扑通扑通”地躺倒在地。被扭送到派出所时,这几个人还不知道遭了啥暗器。

也有人非要追根究底,在神鞭薛店铺里打扫卫生的年轻女子笑着说:要不你亲身体验一下,看看薛峰的鞭子能叫你转几圈?问的人就此打住,不是怕神鞭薛的鞭子,而是觉得人家都叫“薛峰”了哩,于是都朝那女子拱拱手,大大咧咧地开着玩笑,摆喜酒别忘了吱一声哈!转身,打着哈哈走人。

世狗故事

好的先生

□黑王辉

好的先生温文尔雅,说话和声细语,待人彬彬有礼,所有跟他接触过的人都说他人不错。

在领导眼里,他是好下属,对领导从来都是言听计从。“小好,明天我要去省里做报告,给我准备一下稿子,五千字就可以了。”领导下班之前想起来要开会,就交代好的先生。“好的好的。”他说。好的先生加班到很晚才骑自行车回家,由于写得头晕眼花,一不小心,“砰”,撞树上了,人仰车翻。好的先生头上磕了个包,腿蹭破了皮,自行车也骑不成了,只好推着回家。一路上,好的先生浮想联翩,思绪烦乱。走到半坡上,好的先生看到政府为迎接上级检查建的形象墙,用来遮挡贫困而破败的村子,觉得无限悲哀在胸,想喊一声,却没敢喊,推着自行车走过去。

回到家,他悄悄开门,刚走到客厅,就听见女人说,还知道回来呀,我还以为你去鬼混了呢!饭在电饭煲里。他说,我吃过了。女人说,那也要把碗给洗了。他说,好的好的,我这就去洗。

中层干部评选结果下来了,没他。他有些失落,本来想着在行政部干这么多年,部长调走了该轮到他了,谁知调来个比他年轻的。领导找他谈话,说,本来要把他提上去,谁知上级提倡干部年轻化,就只好委屈他,照顾一下年轻人。末了,领导让他好好配合新部

长的工作。好的先生一脸堆笑,后来笑容便僵硬了,可嘴里还在不停地说,好的好的。

晚上下班后,好的先生到街边的小卖部买了几瓶啤酒,拎着酒瓶信步游走,就走到了形象墙边。他爬到形象墙上,坐下来,一个人边喝酒,边想事情。算算自己已经四十五岁,干行政秘书干了二十三年,好的先生有些悲哀,大好光阴蹉跎了,蓦然回首,所有的梦想已不再,于是他狠灌了几口啤酒。

不知道这形象墙能推倒不?醉了的他突然发奇想。他这样想着,就跳下来,试着推了推,墙摇晃了一下;再推,倒掉了一角。好的先生笑了,自言自语道,也不过如此,就慢慢摇回家了。

这么晚,去把碗刷了再睡,女人命令他。老子刷了一辈子碗了,你刷一回能死不成!好的先生骂骂咧咧,摇摇摆摆地走到床边,倒头便睡。女人见他醉酒的样子,没敢再吱声。

好的先生头沾着枕头便睡着了,一觉醒来,天已大亮,便急忙起来洗漱。路过厨房,他瞥见一摞没洗的碗碟,就匆匆洗了洗,然后慌慌张张地骑着自行车往单位赶。他心里说,新领导头一天上任,可不能迟到啊!

嘿嘿,好的先生还是那个好的先生。

世狗故事

花贱妃

□红酒

在相思古镇,马花也算是个名人。

马花在戏校时外号叫“麻花儿”,不是因其名字与麻花谐音,而是马花确实喜欢吃麻花。马花早上练功时,无论是踢腿、云手,还是小翻、卧鱼,都会抽空腾出手掐一节麻花放在嘴里嚼,那嘴鼓鼓囊囊的一刻也不拾闲儿。师傅一棍子打在马花手上,咬着牙骂:你马花就是根拐不直的扭股麻花儿啊!

马花从戏校一毕业就被分到了县剧团,正赶上剧团排《秦香莲》,马花在这出戏里演皇姑。马花的娘来给女儿送麻花,见马花一身彩妆,珠花满头,惊得瞪大眼睛,嘴张了半天合不拢。回去后,她满镇子吆喝:俺马花是县剧团的台柱,老演皇帝家的闺女!

每到头戴凤冠、身穿大红龙凤袍的皇姑亮相,台下喜欢马花的人准会给她来个碰头彩。要说马花应该按剧情进入角色,可马花不管,在台口手端玉带侧身站定,就冲观众频频地丢媚眼,八匹马都拽不回来。一回后台,剧团里那个整日把戏看得比天大的蛮子导演,便指着马花喷唾沫星子:马花,这皇姑可是有着皇家气派的公主干岁,你得表现出她的雍容和跋扈才行,别老让她跟开店的马寡妇似的好不好?

马花漫不经心地对着镜子,翘着兰花指取下鬓边的珠花,不耐烦地说:知道了知道了。可说归说,她就是不改。扮演秦香莲的师姐恼死了,说马花老跟她抢戏,观众到底看谁呢!于是她背后一脸轻蔑地叫马花“花贱妃”。

花贱妃就花贱妃吧,马花根本不计较。就这样,“花贱妃”代替了“麻花儿”,叫着叫着就叫开了。

马花越长越媚,眼角吊吊地爱瞟人,纤纤细腰,盈盈一握,走起路来,袅袅婷婷,一颦一笑,风情万种。小生洛成和花脸海椒经常和马花演对手戏。台上台下,马花把小生、花脸俩人弄得五迷三道,心荡神驰,疯了似的亮开嗓子追她。《西厢记》中马花演崔莺莺,那洛成就是张君瑞。“待月西厢下,迎风户半开;拂墙花影动,疑是玉人来”这四句念白,让洛成给诠释得缠绵悱恻,荡气回肠。“安得后羿弓,射此一轮红”,到底还是小生计高一筹,水磨功夫一展开,就如同那锣鼓经里的急急风,一阵紧似一阵,最终如愿以偿抱得美人归。婚宴上,花脸喝得烂醉,直嚷着和那“禽兽张君瑞”有夺妻之恨!

婚后的马花似乎更媚了。戏校又分来一帮学生,马花也经常没大没小地和人家开玩笑。有时,正和人家说着戏,也不知哪句话好笑,马花就毫无顾忌地伏在人家肩上,直笑得花枝乱颤,百媚丛生。日子长了,那帮学生也不喊马老师了,而是直接叫她“小贱妃”,把马花的男人洛成恨得牙痒。马花不管,马花把这日子过得就像自己喜欢的零嘴麻花一样有滋有味……

也不知从啥时候开始,县文化局有个头儿经常深入基层,到剧团视察工作。头儿只在马花出现的地方溜达,譬如练功房,譬如马花家楼下……

在练功房时,头儿的眼睛像图钉一样,只按在马花身上,时不时还把手放在马花的细腰上说,穿这么少冷不冷啊?他出差回来,把天津最有名气的麻花给马花捎了一大包,俩月都吃不完。马花她娘又来送麻花,碰上了,拉马花到一边说,这人是戏里的花花太岁吧?马花没心没肺地笑着,也不管把脸拉得足有两丈长的小生洛成。

转眼又是柳蘸鹅黄春色盎然的大好时节。这天夜里,月挂柳梢,微风过耳,处处弥漫着青草的淡淡幽香。这晚的戏码还是《秦香莲》。马花的皇姑已经扮上了,端个大茶缸风拂弱柳千娇百媚地从后台走出,就在水房的半截儿花墙外,她被人抱住了。只听那人急急切切地在马花耳边低声说道:小贱妃,看明月照着我形单影只,盼佳期盼得我神魂颠倒……马花吃了一惊,险些把空茶缸给扔了。看清是局里的头儿后,马花腰肢一拧,用力挣脱,媚媚地一笑,用兰花指戳着那人的额头,一声“你呀”,娇声嚶吟,莺莺燕燕,紧接着亮开嗓子唱道:

怨只怨你一念差,
乱猜诗谜学偷花。
果然是色胆比天大,
夤夜深入闺阁家。
若打官司当贼拿,
板子打、夹棍夹、游街示众还带枷。
姑念无知初犯法,
看奴的薄面就饶恕了他。

她唱的是花旦红娘的段子,中规中矩,字正腔圆,全没了往日的妖媚惑人。